

台湾文学名著大系

独家授权首次在大陆出版

常君实 主编

柏杨小说全集

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柏杨小说全集

台湾文学名著大系

常君实 主编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

200110977

第二卷

目 次

凶手

前言	(3)
旅途	(4)
鸿沟	(18)
陷阱	(30)
卧轨	(45)
大青石	(56)
等待	(75)
西吉屿	(94)
跟踪者	(105)
夜掠	(116)
一束花	(126)
凶手	(137)
约会	(149)

旷野

序	(197)
旷野	(200)
我和《旷野》	(535)

凶手

前言

没有恨便很难显示爱，恨跟爱同样的根深蒂固。爱恨交织，才是完整生命。我们恨嫉妒，恨炫耀，恨狂妄，恨做蒙羞的事，恨只图自己的利益，恨轻易发怒，恨一直牢记别人的坏处，恨忘恩负义，恨曲解或违反真理。

恨如果建筑在爱——不自私的爱上，恨就跟爱一样的美。只是，谁能把握这个分际呢？悲剧就在这分际上发生。

本书各篇，都写于五十年代初期，是我写作生涯中最早的创作。文字功力和文学能力，当然尚未成熟，但感情是成熟的，感情万古不变，各种爱恨交织的故事，在人世上发生已很久了。

一九五八·十一·八于台南成功大学

旅 途

—

她蓦然仰起脸。

那古老的壁钟敲了四下，每一下都敲到她内心深处，两行泪珠淌下来，膝盖在霍霍发痛，脊椎神经一阵一阵地往上抽动。朋友们围在四周，搓着手，想安慰她几句，但是，想到一切安慰都不能发生效果时，嘴巴就自动合住了。

她重新低下头，双手紧紧的握在胸前，嗫嚅的祷告着，身上肌肉随着迫切的激动而颤抖，她似乎听到一个平安的声音，也似乎闻到一种平安的气息。

医生从手术间走出来。

“大夫！”朋友们迎上去喊。

医生看了一下他们，又看了一下跪在长椅旁边的病人的年轻妻子。

“你们为什么不早点送来呢？”医生愤怒地叫，推开大家，匆匆跑向另一个房间。

做妻子的大声哭泣了，朋友们又回到她身旁，每个人的脸色都很苍白。

医生带着几个助手又跑回手术间。

钟敲了五下。

“起来坐坐吧！”朋友们劝她说。

她已跪了四个小时，双膝痛得像被利斧从当中砍断似的，只是，她不肯起来，她咬牙忍受着，希望能分担一点丈夫的痛苦。

手术室的绿灯亮了。

“大夫！”大家冲上去围住医生。

“一切良好，”医生擦擦额角的汗，“不过，我希望和各位谈谈。”

好消息拨开妻子心头的云雾，她被朋友们扶起来。

医生房间的门，从里面扣着，在外面是听不到什么的，隔着细纱窗帘，只隐约的看见医生严肃的比划着手势，仿佛是解释一个重要的问题，年轻妻子几乎闭着眼睛，最后，缓缓的双手握住面孔。

他们告辞出来。

年轻妻子留下来照料开刀后的丈夫，朋友们要先回去了，在送他们走的时候，她报给他们一个感激的，和一个勇敢的微笑。

二

一个万里无云的下午。

国钧把饭碗一推，抹抹嘴，就一溜烟跑回宿舍，第一件事是飞快地刷起牙来，白沫喷到鼻孔里，他不得不连打两个喷嚏。漱过口，他又刷第二遍。接着洗脸，刮胡子，一条长长的伤口流出鲜血。再接着，他穿好衣服，打上领带，在镜子前面仔细的端详了一会，又梳了梳头发，把皮鞋擦亮。然后，从抽屉里摸出乒乓球拍子，兴兴头头的，向饭厅走去——他本来是要跑的，为了表示镇静，才故意安步当车，但他的心已经飞了。

燕君和几位女同事并肩走出来，女孩子们都是细嚼慢咽的，她们刚刚吃完。

“方小姐，”国钧说，竭力地做得非常自然，“打乒乓球呀！”

“我还要洗手。”燕君说。

“我等你。”国钧跟在背后。

“奇怪，为什么不邀我们打？”一个女同事朝着他大声嚷。

“你肯赏脸吗？”

“卖你的什么贫嘴！”

燕君回到房间，国钧在走廊上踱着，用乒乓球拍无聊地击着掌心，腿都站痛了，看看表，已等了半个小时，女同事们从他身旁经过的时候，都给他一个鬼脸，他想抽纸烟，又害怕嘴里有烟味。

好容易，燕君慢慢地走出来，国钧伸手试探着想挽她，被燕君一甩，只好搭讪着缩回。

到了空无一人的游艺室，燕君停住脚。

“走呀！”国钧说。

“不是打乒乓球吗？”燕君装糊涂说。

“大慈大悲的小姐，”国钧跺脚说，“饶了我吧！”

燕君笑了，转身从后门穿出去。后门外有一片幽静的竹林，斜阳稀疏的漏到地上，两只麻雀追逐着在枝头上飞。他们踏着落叶，走了一段路，找到一条石凳，燕君坐下来，国钧也坐下来，把手臂绕到她背后，温柔地抱住她的细腰，两个人的发角摩擦着。

“答应我，燕君！”国钧哀求说。

“答应什么呀？”

国钧一条腿跪下去。

两人的爱恋已非一日了，从燕君踏入这个学校教书那天起，她那光鉴照人的艳丽，就抓住所有男同事们的心，经过一番艰苦竞争，国钧才慢慢地占到优势。燕君很喜欢打乒乓球，国钧也很喜欢打乒乓球，两人经常在游艺室对垒到华灯初上。最初，他们是认真地打；逐渐的，他们边打边谈；后来，打乒乓球竟成了约会

的借口。燕君这个从患难中长大的北国女孩子，她遇上国钧，不是偶然的，她每逢看到他那蕴藏着坚毅意志，像军舰锅炉似的胸脯，心就怦怦乱跳。不过，她瞒着她的感情，两年来，国钧不知道碰了多少壁，有一次在她给他难堪后，竟吐出大口鲜血，燕君难过了半个多月。

现在，燕君到底点了头。国钧从头昏脑胀中发现他所面对的竟然不是幻觉，就疯狂的把燕君抱到怀里。这时，夜幕正拉下来，一颗星从天边把它钉住，燕君抚在国钧胸前的纤手，也滑过他的肩头，两人的嘴唇吻在一起，身子都要合而为一了。

一个月后，他们的婚礼，在学校大礼堂举行，喜筵中掀起闹新郎新娘的狂潮。同事们，和男女学生们，轮番敬酒，如登仙境的国钧一律来者不拒。几个好朋友在一旁劝他，燕君也用眼瞪他，他也知道勉强人喝酒是一种虐待狂的心理作祟，可是，表面上，敬酒总是好意。

“我替他喝！”燕君接过敬酒的杯子。

“好，”大家哄堂叫，“新娘心疼新郎哩！”

“我来！”国钧夺过杯子，一饮而尽。

跟着雷动的掌声。

他们的洞房设在乡间，夜深，人静，柔和的灯光下，燕君换上粉红色睡衣，斜靠着沙发，一面慢慢的剥着橘子，一面不时的抬起眼皮瞟一下坐在她身旁的新婚丈夫——他今天更英俊了，她用手塞一瓣到他嘴里，他嚼着。

“我的肚子有点痛。”国钧说。

“一定是酒喝得多了。”

“简直不可思议，”国钧摸弄着燕君的脸说，“你成了我的妻子！”

燕君含情脉脉地望着他，把脸凑上来。

“睡吧！”国钧说。

“不。”

“又不，”国钧抱起她，“从今以后，你是我的妻子，不能再不了。”

“小心我不理你。”她蜷卧到床角。

“我替你脱衣服。”

“别毛手毛脚的，我会。”

“我的肚子痛得厉害。”

“请个医生好不好？”

国钧没有回答，他感觉到似乎有一件东西在肚子里爆炸，他弯下腰，扶着床，支持了一会，像血管破裂了似的，鲜血从痉挛的大口里，喷了出来。燕君顾不得掩住已被解开了的内衣，赶紧跳下来扶住他，想把他扶到床上，可是国钧已匍匐到地下，发出颤抖的、使人血液都冻结的号叫。

三

一年过去，燕君生下一个男孩。

这是一对美满婚姻，夫妻同在一个学校任教，又有一个可爱的小宝贝。在千千万万的天涯浪子中，有几个人能享受这样的家庭温暖呢？又有几个人能生活得这么安谧甜蜜呢？

课余，俩影徘徊在竹林，也徘徊在游艺室。

“很久不打乒乓球了呢？”燕君抱着孩子，对她的丈夫说。

“等我儿子找女朋友的时候，让他们打吧！”

“好厚的脸皮！”

“别骂，我一定把孩子教养好，我们这一代给他们留下的是什么呢？是贫困，是愚昧！”

燕君哼着小曲，孩子傻笑着，国钧弯腰亲他的脸蛋，接着一下子又亲到燕君的酥胸上。

“你真是又俗又讨厌！”燕君喊。

“将来回到故乡，爸爸看见有你这么一个漂亮媳妇，又有这么漂亮的孙儿，真不知道怎样高兴呢？”

欢乐是无穷的，柔情蜜意像一潭迷人的春水，他们永远沉没到里面了。

然而，却有一道阴影横亘在这对恩爱夫妻的心中，谁也不肯说出口，但谁也在隐隐担忧，那就是做丈夫的大口吐血的次数增多，而且每次都痛苦不堪。

“看看医生吧，国钧！”燕君硬着头皮提出。

“不用，死不了。”

国钧不是不肯看，实在是他不敢面对现实，夫妇两人的薪水，仅够维持日常生活和孩子的奶粉，哪有多余的钱呢？万一是重病又怎么办呢？

可是，到孩子满四岁的时候，国钧几乎每隔两三天就有一次大量吐血，人也一天弱似一天！

“我害的什么病呢？”他颓丧地说。

“无论如何，到医院看看吧，”燕君求他说，“钱固然重要，人更重要，去吧，为了我，为了孩子！”

由燕君陪着，国钧怀着不安的心，去医院检查。

“不能确定是什么病，”在一切化验完毕之后，医生说，“但可能是胃溃疡，必须开刀，越快越好。”

国钧问了下手术费用，燕君又详细向医生探询一遍病情。他们怅然地走回宿舍，路上，燕君握住国钧的手，两颗因不同原因而都冰凉的心，结在一起。

他们的朋友们听到国钧非开刀不可的消息，都是天涯沦落人，同病相怜，怎能眼睁睁看着老朋友这样下去呢，大家很快的凑了一笔钱，不管国钧接受不接受，硬把他送进医院。

手术时间延续了四个小时，燕君一直跪在走廊的地板上祈祷，

朋友们围着她团团转，她的双膝痛得像被利斧从当中砍断似的，但却不肯起来，她咬牙忍受着，希望借此分担一点丈夫的痛苦。

手术室的绿灯亮了，医生踉跄地走出来。

“一切良好，他擦擦额角的汗，“不过，我希望和各位谈谈。”

动过手术后的国钧，复元得很快，他眼睛里闪烁着获救的光芒。

“我要出院了，”一个月后，他就提议，“这次花了不少钱呢。”

燕君苦劝他再在医院里休养一个时期。

“我已大见好了，又能够走动了，还有什么关系？我正想大吃大喝一顿，几年来，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地痛快过！”

出院时，国钧坚持着步行走回去。

“燕君，辛苦了！”蹒跚着，他感谢他的一妻子。

燕君紧偎着他。

“你怎么不说话呀？”他怜惜地挽起她的手臂。

“我兴奋得说不出话来。”

一进房门，他就把孩子高高举起，吻个不停。

“爸爸，”孩子结巴说，“你到什么地方去了？”

“爸爸住医院了呀，”国钧把孩子抱到怀里说，“爸爸好了呀，爸爸要给宝宝多挣钱，要给宝宝买糖，要给宝宝念书！”

“宝宝要上学！”

“五岁才能上学呢，”做爸爸的说，“再过一年，你才五岁呢，爸爸每天送你，接你！”

“爸爸真乖！”孩子吃吃的笑了。

做爸爸的也哧哧地笑了，他像沉船的海员在精疲力尽的时候，忽然脚踏宝地一样地喜不自胜，他眼前展开的是一幅美丽的远景。

四

无病一身轻，国钧每天都起得很早，到院子里练太极拳，一面练，一面满意地欣赏着自己日渐健壮的胳膊。

除了上课，做家事，国钧把时间都用到埋头写作上，孤灯一盏，香烟的残烟缭绕在虚无缥缈的空际，他每天都要写到深夜一点，两点。

“睡吧，国钧！”

躺到床上。

“不要太累了，”燕君无限忧伤地把脸埋到丈夫怀里说，“人生是一个旅途，一个不可测的旅途，我只愿意你快快乐乐的，答应我，国钧！”

“你，你哭了。”

“没有呀！”

“别扯谎，你流泪呢，什么事伤你心了吗？”

“傻瓜，别惊醒孩子，睡吧，睡吧！”

夜更深了，国钧发出均匀的呼吸，燕君轻轻抽出自己的手臂，俯下身子，在丈夫脸上凝视了一会，眼眶忍不住又涌满热泪。

国钧又要打乒乓球了，游艺室重新响起他们的笑声，孩子跑来跑去成了义务捡球员。国钧又在后院移植了一排香蕉树，希望明年能够吃到果实。

星期六和星期天，高朋满座，叫着，闹着，谈着。

“我老了的时候，”国钧大谈他的抱负说，“要回到家乡，办个小学，教养下一代。每逢假期，我就和燕君，带着孩子，游山玩水，安适地度过晚年。”

燕君无力地叹口气。

“怎么，”国钧笑她，“你怕老？”

“我我，怕——”

“哎呀，”大家喧哗起来，把话岔开说，“女人都是怕老的呀。”

国钧的四周洋溢着的是重新回来的春天，尤其是，燕君比从前更温柔，她再也没有惹过他生气，他不高兴的时候，她也笑脸相迎，仿佛是热恋中的情人，年轻的妻子曲意地服侍着丈夫。

然而，春天还是尽了。

一天，吃午饭的时候，国钧刚咽下第一口饭，就陡地觉得一股火烧似的剧痛，从胃里上冲，并且迅速地布满全身。这是一个可怕的袭击，半年来几乎遗忘了的痛苦，又转回来抓住他。国钧站起来，用手按住肚子，哇的一声，喷出一口鲜血。

燕君打了一个寒颤。

国钧想奔到床上，可是，火烧的剧痛撕裂着每一根肌肉，他咬定牙关走了两步，没有等到燕君扶牢他，就忍不住像新婚之夜那样，喊出一声大叫，一头栽到地上。

抬到医院，医院不肯收容，禁不住燕君的哭求，禁不住闻讯而来的朋友们的纠缠，才算勉强住进病房。

注射过吗啡剂，国钧悠悠苏醒。

“我的病又发了，”他失神地望着他的妻子，“你不是说除根了吗？”

“国钧！”燕君低下头。

“孩子呢，吓着他了吗？”

“张阿姨把他抱走了，你放心，国钧！”

国钧疲倦地合上眼，他没有力气再说什么了，他要休息。然而，三个小时后，吗啡力量过去，剧痛仍在胃里燃烧，他觉得肝肠都要化为灰烬，他跳起来，用头猛撞着墙壁，汗珠像黄豆一样地往下滴，燕君伤心的抱住他。

“快，快，”他喊，“救救我！”

又一针吗啡注射下去，国钧困顿地歪到床上，喘息着。

他的胃不能再容纳食物了，只靠着葡萄糖度日，又因为剧痛一直无法制止，所以也只有一直用吗啡来麻醉。一个月勉强过去，国钧只剩下一把骨头，焦黄的面孔瘦削成一个令人心碎地倒立三角形。

燕君和朋友们日夜环绕着病榻。

“我到底是什么病呢？”国钧呻吟说，“胃溃疡不是什么大病呀，总可以治好的，上次开刀，为什么不能除根呢？”

他把乞求的眼光转向他的那些朋友，“住院这么久了，每天只给我注射葡萄糖和吗啡，会治好吗？我怕死呀，在这万里异乡，丢下燕君，丢下孩子，寡妇孤儿，教他们怎么办呢？看老朋友面上，再借给我一点钱吧，我有心刚强，病使我刚强不起来，只要我的病能好，我愿结草衔环，报答各位的恩情。”

“不是这样的，国钧！”朋友们擦着眼睛。

“你希望什么呢？”他悲恨地转向他的妻子，“你精神一直恍恍惚惚，是打什么主意呢，燕君，我这样死，死不瞑目。”

“国钧！”燕君叫。

朋友们面面相觑，向燕君投一个失败的眼色。燕君点点头，还没开口，泪已滚下来。

国钧疑惧地望着自己的妻子。

“国钧，”做妻子的强忍着，把声调放平静，“我们本来要瞒你到底的，可是，你误会了，国钧，你害的不是胃溃疡，而是，而是……”

霎时间，国钧明白一切，悲怨的情绪从高潮降到水平，他颤抖地用手抚摸着爱妻的秀发，两颗豆大的泪珠，从紧闭的眼睛迸落到自己的手臂上。